

永恒的亲情

■赵丽娜

愤怒地甩门而出后才惊觉，走出这个曾以为是一生避风港的家，偌大的世界竟无我容身之处。惶惑中，我想起了母亲，迎着黑暗，顶着悲风冷雪，踉跄的我敲开了母亲的门。

穿着母亲的睡衣，依偎在母亲身边，一种久违的温暖与安宁缓缓流遍全身。“你好久没跟我这么亲了。”母亲的一句话使我泣不成声。我就像一只小鸟，翅膀硬了就迫不及待地向更为广阔的天空，受到伤害才记起母亲的好。我愧疚地搂着母亲的腰，儿时的记忆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。

在我很小的时候，父亲远在新疆，母亲带着体弱多病的我艰难度日，那时候，我常常会不争气地半夜发起高烧来，母亲就要背我到几里外的诊所看病。记忆中有一段路

是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，周围是空旷的农田，偶尔冒出一两个插着白幡的坟头，在黑夜里显得更为阴森恐怖。也许是感应到了母亲的紧张，每走到此，熟睡的我都会被惊醒。母亲就唱儿歌、讲故事来分散我的注意力。我紧紧搂着母亲的脖子，在晃晃悠悠中再次进入梦乡。看病回来，无论是半夜几点钟，母亲都不睡了，她把温度表一直夹在我的腋下，每隔几分钟拿出来看一下，直到我完全退烧，她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。天刚放亮时，母亲就起来熬米粥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朦胧中听到有人在耳边轻声唤我，接着感觉自己被轻轻抱起。我睁开眼，看到母亲一手揽着我端了碗，一手拿着勺子，舀了一勺粥在唇边吹了吹，送到了我的嘴边。时至今日，我都忘不了那碗粥的味

道，更忘不了漆黑的夜里蜷在母亲背上的感觉，那是我童年最依恋的地方。

第一次离家读书，是在百十里之外的寄宿学校。记得开学那天，母亲细心地帮我打理一切，当她含泪离去后，我所有的坚强顷刻间土崩瓦解，无助的我跑到校园外的围墙下痛哭流涕。那时，我天天盼着过大星期，回家的行李几天前就收拾妥当。后来才知道，期待那天的不止我一人——母亲早把我的归期用红笔醒目地圈在挂历上，很早就去赶集，买菜、割肉，做很多我最爱吃的，床铺也晒得暖暖的。可惜，我那时还不能体会母亲的心情，只想着家里的伙食比学校好，我心里还很不平衡呢。事实上，母亲一个月不见一点晕腥，才省下了那一天的伙食费。一旦想起这些，

我就觉得自己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，深深的愧疚积在心底形成淤血，至今不散。

随后的我参加工作，为人妻，为人母，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，羽翼渐丰的我只顾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向往的生活，丝毫没有想起去安慰母亲的不舍和痛楚，可宽容的母亲仍一如既往地待我。我过月子时，十月的天，风已凉得刺骨，不会骑车的母亲早上步行来我家，晚上再离去，三十天没有一天间断。洗衣做饭、洗尿布、烤尿布、抱孩子、照顾我，母亲忙得像个陀螺，在我整个月子里她没有安安稳稳吃上一顿热饭。现在想来，让双鬓斑白的母亲如此劳累，如此牵挂，我于心何忍。为了不让母亲看到我的泪眼，我把自己更深地埋进母亲怀中，小小的心里除了感动与自责，生平第一次懂得了心疼的滋味。

这世上什么东西都有保质期，岁月的消逝会使爱情褪色，时空的隔离会使友情疏远，只有血浓于水的亲情永远不会变质，不管你偏离了多远，遗忘了多久，亲情都坚如磐石地等你归来。

面如桃花开

■梁娟

出差五天，归家时的心情在屋门口被女儿小小的怀抱温暖得平静下来。都说距离产生美，虽然出去了这么几天，可调皮的女儿乖巧得让我对自己以前粗暴的言行产生了悔意。

喋喋不休的女儿在我身边一直滔滔不绝，给我说一些我不在家的时候，她周围发生的事情。到了最后，她还特别给我介绍说：“妈妈，电视上那个女的她说自己已经70多岁了，可我看着一点都不像。她说，每天用双手一直搓搓，搓得双手发热，然后再捂在脸上，在心里面想像你十二岁时的模样，每天坚持这样做，就一定会变得漂亮。”

我一边哦、哦、哦地应对着女儿，一边双手不停地收拾着凌乱的房间。女儿看到我对她的这个讲法不太感兴趣，就过来拉着我的手，教我该怎么搓手、捂脸。

我告诫自己，一定不能扫了女儿的这片心意，赶忙装模作样地随她一起舞动起来。女儿很认真地做着示范，捂着脸对我说：“现在开始想像着你十二岁时的模样……”

我捂着脸想了好一会儿，然后对女儿说：“妈妈想不起来自己十二岁时的模样了，怎么办呢？”

“那怎么办呀？”女儿也停下她的动作，有些犯了难。

“要不，我在心里面想像着你的模样吧？”我逗着女儿。

“可我还不到十二岁呢，那怎么办呀？”女儿这时候也认真起来。

“可我女儿是个小美女呀，不到十二岁也可以想像呀！再说，妈妈想像着你的模样，不就可以变得更漂亮了吗！”我绷着脸庄重地回答女儿。

女儿长出了一口气。看来，这个问题还真没有难倒她的母亲，并且解决的办法比她想象的更好。因为别人老夸女儿漂亮，我一直谦虚地打压着她的自信，这次她听到我的嘴里说出她漂亮，心里面早就乐开了花。

我漫不经心地问女儿一句：“为什么要妈妈变漂亮呢？”

“妈妈，你变漂亮了，别人再说我漂亮的时候，就会认为我长得仿你，不说我仿爸爸了。我还是跟你最亲！”

我，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是高兴还是伤心？

女儿的这番心意还真不能辜负，我要认真去做这套女儿教我的美容操。

面如桃花开，我跟女儿也是最亲。



刘兴刚 摄

童年时光

放飞风筝有感

■赵华

周末，妻和儿子买回一架蝴蝶风筝。“爸爸，放风筝去吧，老师还让写作文呢？”八岁的儿子一脸的天真，好像不放一次风筝就写不出作文，就完成老师交给的任务似的。

“好吧，咱到郊外放风筝。”我说出这话时，儿子已雀儿似的飞身下楼了。一家三口骑上摩托车，一路说笑着奔向郊外。清冽冽的沙颍河水，远看已有绿意的行行垂柳，几群不知名的鸟儿在远处不停地起落飞翔。好久没到郊外了，感觉真是太好了！

记得孩提时代，每到这个时候，我都要央求父亲给扎一个最简单的风筝。找来破旧的竹帘条子扎好骨架，先用白纸糊好，再央求奶奶用红纸剪出纸花贴在上面，最后画上两只眼睛，一架风筝就做好了。拿在手上，举过头顶，感觉非常有成就感。早春时节，我们都要到郊外“野”上一回“疯”上一把，自己也因拥有一架风筝成了小伙伴们的“头领”，虽然没有现在街头上卖的风筝好看，但在那时，这样一个

风筝，在我和小伙伴眼中就是世界上最好的风筝了。

“爸爸，帮帮忙，你拿着风筝，我来放！”儿子连跑几次都没有放飞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小家伙有点泄气。还是帮着儿子一起放吧，让小伙子也体味一次“成就感”吧。跑起来喽，飞起来喽，一次成功，风筝上了天。儿子高兴地拉着风筝线，脸上的汗珠晶莹可爱。

看着儿子顺着河堤跑向远处，清朝高鼎的《村居》诗文便浮现在脑海——草长莺飞二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。儿童散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。彼诗此景，好生惬意！那样蓝的天，那样绿的草，那样暖的风，真不该迟鈍了对春的这份感觉。

注视着天空中的风筝，我突然有了这样的感觉——风筝飞得再远，有根线牵着，儿子长大飞远了，我们手中还能否有一根线牵着？我把这个感觉传递给了妻，教语文的她不假思索地说：那还用说，你是轮，我是轴，血脉亲情就是线，这些都不懂？

无语的我看着妻一手拿水，一手拿毛巾在后面追赶儿子远去的身影，再望望头上的天，远处的云，心情为之感染。哦，同是放飞风筝，儿时我放飞的风筝带着我的纯真和遐想，身旁的儿子可否也是这样。今天的风筝，系着我和妻对儿子的爱，远处的儿子，此刻可否知道！

在这样一个春天，揣摩着心灵上的这根“线”，感触良多。其实，亲情浓于酒，又淡若水，何必刻意强求呢？一个人，一个心灵就像风筝，飞得再高再远，牵着它的总是那根血缘亲情！然而，我们长大了，成家立业了，却往往看到的是自己飞得如何高，而忽略了身后维系的那根线！忙碌的人们，不妨让我们的人生不时抚“线”而行吧！让浮躁的心灵为之感动，让短暂的生命为之灿烂，让天赐的亲情更加浓郁！

飘远的思绪悬挂在天外，妻儿的笑声荡漾在耳边。不是吗？一架风筝，一个家庭，一种情怀，在点缀了春天的同时，也被春天所容纳！

母爱如佛

■张玲

“——叮铃铃”一串电话铃响，我拿起订购电话，听到里面传来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：“是阿琴蛋糕房吗？我在附近的×街×小区三楼住，麻烦你送一个生日蛋糕过来，记住在蛋糕面上写个“佛”字。”这几年订做蛋糕的，都是要求写寿字的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要写佛的，真是无奇不有！

熟练地按要求做完蛋糕后，掂起蛋糕走到门外，很快在附近找到了那人的住房——门开了，一个留短发，腰扎围裙的中年妇女站在我面前，她忙招呼我进屋。屋内摆设有条有理，我的视线锁定在沙发上。沙发上坐着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妪，慈眉善目，颈上挂一串白色的佛珠。

“生日快乐！”我脱口而出。老姬笑着说：“不是我过生日，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，快把蛋糕盒打开让我看看。”当她看到鲜红的“佛”字时说：“哦，孩子，你做的蛋糕真漂亮。”老姬闭了眼，双手合十默默祈祷着内心愿望。随后，她打开了话匣子。

我好奇地听她娓娓诉说：“这个家里只有我和阿兰（指刚才开门的女人）俩人，我儿子去了遥远的国外生活定居，我每天念佛，佛光无边，无论我孩子走多远，佛都会保佑他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孩子小时候体弱多病，经常发烧，在每次抱他去医院的路，我都祈祷！年轻时的我白天工作，晚上看医学书籍寻找良方，夜里经常梦到自己四处求医问诊，怎样才能让我的孩子战胜病魔。当时工资不高，我省出钱来补养我儿子的身体，每天心底都祈祷佛能保佑他安然无恙。在我精心呵护下，五年、十年，他渐渐长高了，身体结实起来，我的心血没有白费，他战胜了病魔，开始刻苦学习，知识面越来越广，可是人却离我越来越远。我只有祈求佛光照耀，能让我儿子抵御异域的风霜，保佑他平安、快乐。”

听完老妇人的叙述，我落泪了。记不清做了多少个蛋糕，只有今天做的这个蛋糕，让我心灵最为感动。

这也使我感悟到，真爱是无声的力量，母爱如佛。